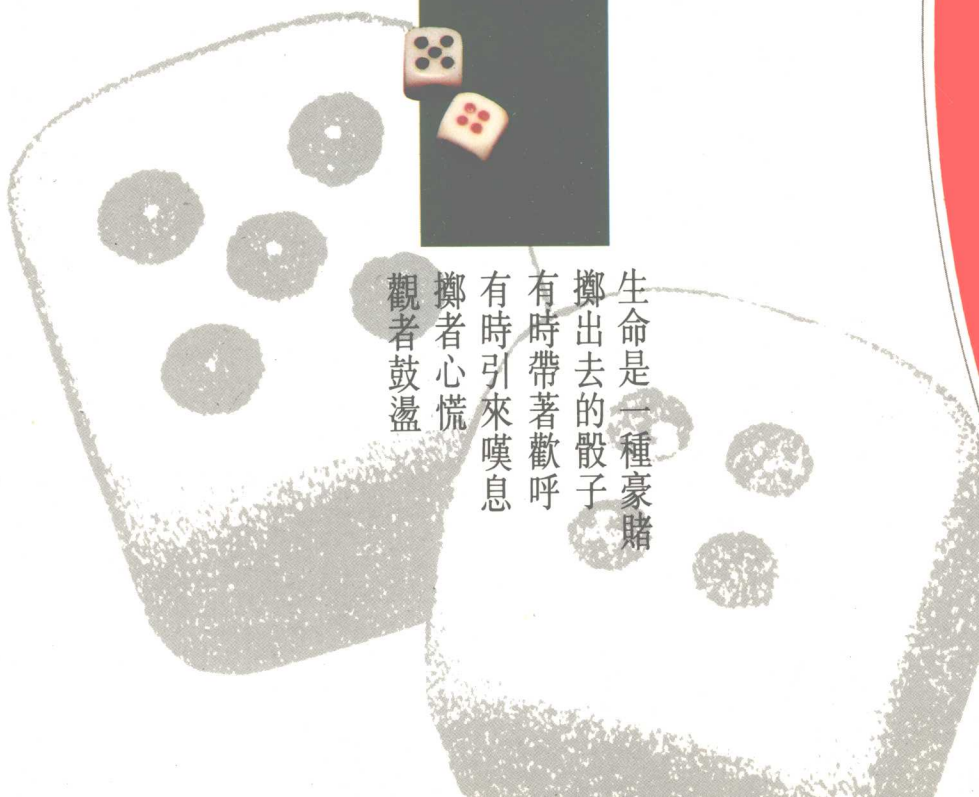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GAMING IN LIFE

豪族

◎ 呈

生命是一種豪賭
擲出去的骰子
有時帶著歡呼
有時引來嘆息
擲者心慌
觀者鼓盪



新族羣系列◎ A002



豪賭族

—— 著作者◎龔鵬程
發行人◎賴章甫
總策畫◎楊樹清
企編組◎張梓英·宋夢琪·黃春香
行銷組◎楊懷勛
封面設計◎羅莉玲
法律顧問◎劉錦樹律師
—— 出版者◎大村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發行所◎台北市大理街 157 號 6 樓之 3
電話◎(02) 3069258
傳真◎(02) 3069259
郵撥帳號◎ 15275262 賴章甫
—— 總經銷◎旭昇圖書有限公司
電話◎(02) 2451480
打字排版◎創建電腦排版公司
製版◎日茂電子分色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◎合同美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—— 登記證◎局版臺業字第 5180 號
出版日期◎ 1991 年 9 月 10
二版日期◎ 1991 年 月
定價◎ 220 元整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—— ISBN : 957-9356-02-5

◎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·請寄回本社更換·謝謝！

◎ 龔鵬程

豪賭族

《豪賭族》序

黎志龍

人世間許多名號稱謂皆無道理可說，例如畢卡索在西班牙時，曾參加一個名為「四隻貓」的俱樂部。據說此乃因該俱樂部時常聚集在「四隻貓咖啡店」而得名。然創辦該咖啡店時可能是四個人，後來藝術家會集而成一俱樂部，人數便不止四人，為啥還叫四隻貓呢？又何以是四隻貓而不是四條狗呢？後來畢卡索到巴黎，設立了一間畫室，名叫「洗衣舫」，也是莫名其妙。蓋在其中本不洗衣，而是為了作畫。以畫室而稱為洗衣舫，名實不符，不知所云，實在是顯而易見的。

舉此二例，即可以知人間許多招牌、標籤，皆經不起推敲，隨興而造，因緣相推，原不必多所探究。本書名為《豪賭族》，亦屬此類。

舊時嘗有一小文，謂：「夸父逐日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倘或真是個天生的

笨蛋，倒也罷了，沒錢的人，雖想翻本，亦無機會。苦就苦在明知不會贏，手裡卻還有點銀子，不去試試，不肯甘心」，賭徒自喻，聊抒感傷。想是這既自負又自傷的譬況，觸動了某些友人的心事，頗令他們也心有戚戚焉，竟因此而甚為嘉許我這種虛擲生命、快意一搏的豪情，認可了我做為一名賭徒的資格。楊樹清替我編這本散文集，也即以此為名。

然而，賭則賭矣，卑微的生命，縱使全力拋擲，也極寒儉，「豪」是談不上。而「賭」，只是一種行為的描述，賭徒卻有許多種，因為為何而賭各不相同。有人為錢賭性命，有人為愛走天涯，友人既許我以豪賭之名，不禁令我掩卷自思：我到底在賭什麼、為何而賭？

言念及此，實感悽惶。吾少也賤，故多能而鄙事。許多雜事瑣事無聊之事，皆能之且好之願一賭之，旁涉泛濫，遂致一事無成。徒有拋擲生命的豪情，卻不知為之神魂傾倒、願一搏命者，究係何物。偶爾痛定思痛，立志玄遠，揭櫫偉大高明之理想以自程勵，又常不能淡泊自守，無法持之以恆。以致大言矜誕，屢驚時目，而亦自驚自詫，因駭莫名。

這些都是生命的病痛。雖已了解，無力湔祓。僅能沈溺於其中，享受一切虛擲生命的樂趣與哀傷。我是這麼樣的懦弱，思之也覺得可驚了。

因此，仔細翻檢一下本書所收輯的文章，便深切感覺到這些都是生命的浪蕩。每篇文章，都如擲出去的骰子，有時帶著歡呼，有時引來嘆息，擲者心慌，觀者鼓盪。揮霍中當然不能說毫無意義，但畢竟談不上有什麼偉大的價值。若說其中包含了一點對人世的諷嘲、表達了一點對時局的看法、提供了一點對社會的批判，那也是賭徒浪蕩子玩世不恭者應有的品德，既無真知灼見，亦很難冒充為正義之聲，正如賭場裡的喧鬧滑稽，稍可愉情快意，共慰人世之寂寥耳。書成，草草序之。時在民國八十年七月三十日深夜。

《豪賭族》目錄

◎龔鵬程・《豪賭族》序

《輯一》潮起潮落

- 少年遊
- 後院
- 風
- 花
- 香花與毒草
- 研究室
- 賭徒小語
- 世海紛紜
- 潮起潮落

《輯二》東游記事

- 東游記事

《輯三》兩性磁場

- 聖潔的女神
- 夜話
- 吻

- 愛情實驗

- 陸小曼的愛情

- 懶妻

- 我是白雪公主

- 性別與氣質

- 夜訪李敖胡茵夢

《輯四》邊緣之聲

• 魔術

• 在生命的風景線上

• 淒涼的飄泊之美

• 博士之怒

• 猶把書燈照寶刀

• 絕望與乖張之外

• 變調的民俗熱

• 走出銅像國

• 歷史不是木乃伊

• 時代的邊緣之聲

• 莎士比亞也困惑

• 一場偉大而痛苦的冒險

• 太平洋時代來臨了？

• 與未來訂個美麗的約會

《輯五》上下古今

• 經典與現代生活

• 禪與禪機

• 拔刀亡命的英雄

• 從人物志到演出自己

• 狂飆的一代

• 未來的人與社會

《輯六》讀龔隅記

◎ 田新彬 · 才學過人，爲文不留情面

◎ 李正治 · 欲裁狂簡成奇士

◎ 李瑞騰 · 試讀龔鵬程

◎ 楊樹清 · 嘿嘿背後的清醒自覺

◎ 林英喆 · 思慮深 · 關懷廣 · 圖謀遠

346 339 336 332 313

293 282 277 270 254

《輯一》

潮起潮落

少年遊

少年人的夢，不知如何，我卻已很久不曾有夢了；縱使偶然遁入一個迷離的世界，也多半要以半天的驚愕或困惑做為償還。記得何其芳《燕泥集》中有兩句這樣的短詩：

從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

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

少年渴望成人，一如未婚者渴求愛情，都要等到已成事實以後，才曉得那熱烈追求所換來的，只是寂寞與空虛。當然人世中也自有許多逢迎酬酢的成人，日日漂浮汨盪於寒暄諂笑之間，快樂得要命。但，那也正代表他們並未長大，所以快樂即來自無知。若使有知，成人的世界就該是寂寞的，只不過，在這片寂天寞地裏，我已久久不敢有何其芳那樣歸夢靜好的瀟灑了。我

駭怕夢中更會勾起無端的悲緒或思念，會再現舊日的情懷，而那種情懷，撫摸起來，心口是要疼痛的。

這固然是我的懦弱，但也未嘗不是對這非理性成人世界中社會重壓的一種逃避。逃、逃、逃、逃、逃，夢境本來是最佳的庇護場。可是夢醒後的倉皇和對比，豈不更令人難堪？所以，我便乾脆解散了「自我」，逃入社會森嚴乏味的體制下，與世波流，隨俗俯仰。

這樣的生活，已經很多年了。每次碰到朋友，對方看我懶懶懶懶的，總喜歡習慣（社會習慣）地問一聲：「近來如何？」或「最近好嗎？」我也無可奈何地聳聳肩，說：「好呀！活著等死呀！」朋友不是錯愕，就是大笑，再不就是搖搖頭走開。雖然他們走開以後，也跟我一樣，繼續活著等死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想看看山上清晨雨潤過的小徑，便決定搭夜車上淡水。李正治恰好也坐這輛車，他要教書。可是他又不讓我走，硬要扯我陪他一道上一堂什麼「文學與形式」。課堂上，我口沫橫飛，高談文學形式的精要，心底卻湧起一陣陣莫名的恐慌，只是我並不清楚恐慌的是什麼。

夜裏，我們連袂下山，住到竹圍鄭志明家裏。一盞書燈，照著幾張風霜老臉。三個人都很興奮、很激動、也很感傷。談到深夜，兀自不肯入睡。大

家想起少年時期的豪情壯語，想起人世間的躑躅蹣跚，想起許多年前，同去鸕鷀潭的景況，想起龍山寺的聚會，也想起了八里的渡船和竹筍。現在，龍山寺已經拆毀了，鸕鷀潭已經沈入水底了，我們熟識的店家蔣教官也已經死去很久了。只有八里，唉，八里的竹筍不知是否還像當年一樣甜美——？微風輕輕吹過唏噓，像被豬油厚厚裹住的心，忽然有了一種吶喊：「我們何不明天就去？」形式的生命，如此枯澀，中年的旅程，如此無趣，何不重拾年少，再做一次放蕩？再有一場揮霍？

第二天，春雨如注，冒著雨去教書，竟有點詭譎的快感。遇到王文進，邀他同去，他有點遲疑，要我打電話徵詢王夫人的意見，果蒙批准，大夥咸感興奮。乃決定下午教完書後，乘車到竹圍，坐舢板過河，再轉赴八里。

下課已經六點了，車抵竹圍，雨勢如狂，黃昏灰黯的天空，罩著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鄭志明夫婦同來，我們撐起雨傘，拎著公事包，穿過空茫，走向歷史的河岸。岸道漲滿了水，漂浮的野草和泥濘，幾乎淹沒了腳踝。還走到渡船口，衣裳就全打濕了。不料，渡船頭似乎廢棄已久。灰暗的河水，在雨中靜得聽不見一絲聲息，只有幾隻水鳥，輕輕掠過。岸上的憑弔者，看著對岸的山、海口的塔，真是一片灰濛，萬古蒼茫。「且等午夜漲潮時再